

被縛与反抗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

◎ 马春花 著



齊魯書社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青年教师学术文库

被縛与反抗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

◎ 马春花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马春花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8.1

ISBN 978-7-5333-1977-9

I. 被... II. 马... III. 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8303 号

被缚与反抗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

马春花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977-9

定 价 25.00 元

序

朱德发

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伴随域外女权主义文化思潮的汹涌而至，以及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女性的进一步觉醒，掀起一浪又一浪的学术热潮；尤其是女学者出于性别的欲求和激情对女性文学研究极为关注与投入，所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很多理论专著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又透射出当代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它们不仅深化并拓展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我虽然没有从女权主义理论视野研究过女性文学，却为了指导偏爱女性文学研究的博士生，接触了一些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研究著述，开阔了眼界增进了知识，也产生了一些疑虑；特别担心女权主义的偏激情绪会带来女性文学研究的偏颇并进而导致男女之间新的隔阂，即男权主义解构了而女权主义却称霸了。也许这种忧虑是多余的，也许我的灵魂深处仍有男权意识在作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学术背景下我怀这样的文化心理，阅读了马春花博士的专著《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以下简称《思潮论》），倍感兴奋深受启发，它不只是消除了我对女性文学研究的不必要的忧虑，而且把我引入女性文学研究的新

的学术境界，使得视域豁然开朗：原来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还可以这样地梳理、这样地解读、这样地阐释，且能演绎出这样一套新颖独到的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话语！

“所谓文学思潮主要指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倾向所聚集的一种文学潮流，它虽然是文学家所思所想的思维成果，但却体现于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并常常以美学原则、创作方法或文学精神给文学运动的开展文学创作的取向或文学群体的结成以有力的规范与指导。”（见拙著《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第215页）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历经半个多世纪，从艰难曲折中走过来而进入21世纪的艺术春天，以“女性文学思潮”的视角对“当代女性文学”进行以史带论、以论驭史的学术研究既为罕见也颇有难度，这应似开创性的探索与发掘。且不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河流是否存有一股女性文学思潮，即使存有这股文学思潮也是与其他文学潮流缠绕交织在一起，如果没有主体思维锐利的穿透力与敏锐的辨别力那是难以将其发掘出来并加以清晰梳理的。《思潮论》不仅从纷纭繁杂的当代文学潮流中发现了一以贯之的女性文学思潮，既由文学理论观念里寻绎出根据又从创作文本中找到充分例证，有理有据地验证并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确存在一股女性文学思潮；而且依据女性文学思潮在流变过程中所显示的不同特征将其命名为“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人主义”——这里的女权主义是指新时期之前的女权思想，女性主义是指西方传来的女性意识，而“女人主义”则是马春花独创的概念，并以它们所标志的女性文学思潮而形成的三个逻辑演进层次，为专著搭建起一个史论结合的框架结构。论著的可取之点不只体现在从理论形态上对“女权主义、女性

主义、女人主义”的内涵与外延所作出的富有新意的理性阐释，重要的则是体现在对这三种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其文学创作形态相互关系的探赜发微的深入分析上，切实做到了女性文学理论观念阐述与女性文学创作文本剖析的有机结合，从宏观到微观，横纵捭阖，建构起一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史”，既有“史”的真实感又有“论”的创新感。

如果说《思潮论》在宏观上建构了一个颇有创意的框架，那么在中观上它又以叙事学的视野深入考察了“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人主义”各种文学思潮渗透下生成的异彩纷呈的审美文本，并以独特的美学眼光与价值尺度将其归纳为多种别开生面的叙事模式，给人以整体的新颖感。因为不论何种具有思潮倾向的女性文学作品既有趋同性又有差异性，而这种异同性是蕴含于审美文本世界，其区分度并非清晰可见，只有通过深切的审美感受与细微体察方可从其差异互见中发现它们的关联性和趋同性，然后运用叙事学从理论上归纳出若干叙事模式。这实际上是从繁复的女性创作现象中对艺术规律的发现，也是对三种女性文学思潮的有力支撑和丰富充实。由于新时期之前的女权话语与女权主义在关注女性政治解放而遮蔽伦理觉醒上具有同质同构性，故而探寻其影响下创作的女性文学作品的趋同性特征以归结叙事模式不是太有难度；而《思潮论》的可贵之处，一是从新视角以叙事修辞把新时期之前的女性文学概括为两大叙事模式及其各自三种具体模式，二是对其进行的综合论述与具体剖析有不少创新之见，这将新时期之前女性文学的研究提到新的学术层次。再如，充溢着女人主义思潮的女性文学创作出现于世纪之交的文坛，它们本身的思潮倾向极为模糊，与研究主体的视线没有拉开一定距离，仿佛创作者与研

究者都置身于这种女性思潮所造成艺术氛围之中，很少有人从叙事形态的角度对女人主义文学予以梳理；而《思潮论》却拨开了迷雾，辨清了女人主义文学的面目，把它们概括为三种新鲜别致的叙事模式，从女人主义文学理论与女性作家创作态度的结合上给出了有深度的分析，这应是开创性地对女性文学所作的探索研究。没有探索难以突破也难能创新，虽然这种探索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但是其探索精神对于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研究却弥足珍贵。

不对女性文学文本用足精读细读的功夫，论著就达不到应有的深度，更不能从文本中发掘新意蕴新思想新美感借以形成创新之见。从微观上考之，凡纳入《思潮论》逻辑框架的女性文学的重要的或代表性的作品，几乎都以借鉴先锋理论形成的新视角、新思路、新话语进行了精读细解与准确表述，达到了重读重评的认知高度，这不仅丰富了专著的学术内涵也强化了其从“实”中求“新”的品格。如对翟永明诗歌女性主义意识的分析，细致入微，有深度也有新意；对王安忆女性小说《三恋》性爱主题及其人物性格的剖析入木三分，王安忆与铁凝女性小说的比较分析也很精辟，不时闪烁出耀目的思维光华，充分显示出论者艺术感悟睿智、理论思维缜密、语言表现力强的优势。

《思潮论》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不仅仅体现于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的“史”的梳理和“论”的阐释上，还体现在“辩证的女性文学观”的建构上。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创新是女性文学思潮研究的必然结果也是更重要的建树，不管这种女性文学观是否完全具有严密科学的逻辑体系性，也不管你是否认同它，但是这种理论建构的勇气却是极为可贵的，它既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西方女权主义学说的臣服与盲从又可以尝试建设中国特色的女权文学理论。论者从三个逻辑层次阐述其“辩证的女性文学观”：一是“辩证的男女平等观”，它以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作为建构女性和谐美为旨归的文学观的哲学基础，这既合乎时宜又有永恒价值；二是“辩证的女性主体观”，对女性主体性的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作了比较深透的论述，其新见令人信服；三是“辩证的女性文学观”，既是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反拨与汲取，又是对它们的超越与创新，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女性文学观。虽然“辩证的女性文学观”在理论创新的力度上、逻辑内涵的深度上与论述阐发的严密上尚有不足，但却为进一步从理论与创作的结合上来完善它提供了良好基础。

从严要求，《思潮论》在当代女性思潮的勾勒上有粗疏之处，理论阐释有的见解值得商榷，文本分析有点繁琐；然而这些并不足以遮掩专著的开拓性的创新性的学术光辉与睿智的思想锋芒，因此它是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史上值得重视的新收获。

人的生命潜能虽然是有极限的，切不可盲目地开发而消耗在毫无意义的欲望追求上；但是这种生命潜能若能最大限量地挥发，合理而科学地运用它却可以收到最大化的效果，使人生变得丰实，事业变得光彩。马春花在攻读博士学位三年中，可以说竭尽生命创造潜能，在多个方面获得了骄人的成绩。除了以主要的生命能量完成了博士学业，写出了令人赞赏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顺利地拿到博士学位证书，做了母亲，还曾带着论文的修改任务到韩国体验了一年的“外教生活”。我虽然默许她以旺盛的生命力去拥抱这一切，也

肯定她多方面结出的硕果，但是对她没有在读博三年的学业上投入全部生命能量与聪明才智也有点遗憾；若是她能把生命创造潜能扎实实地毫无散发地渗进学术园地，那她的人生理想就会得到迅速而圆满的实现，以更健全丰盈的翅膀在学术天空飞得更高远。

因为就我的了解，马春花并不是那种安于平庸生活的知识女性，骨子里有一种不言败不服输、进击向上的韧劲；况且，她天资聪慧，艺术感受敏锐，理论兴趣浓厚，知识储备或文化修养均有增强，并在大学执教从研，足见其在学术上要腾飞已具备主客观条件。马春花若能抓住良机乘胜追求下去，不仅在女性文学乃至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平台上，都会见到她更多更好的学术业绩。我热切期待着！是为序。

草于 2007 年 11 月 18 日

目 录

序	(1)
导论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的基本状况 (1)	
第一节 女性文学思潮与性别话语的叙事建构	(1)
第二节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	(11)
第一章 女权主义文学思潮 (30)	
第一节 “十七年”女权主义话语的建构	(30)
第二节 “十七年”女权主义文学的叙事模式	(44)
第三节 喧哗与喑哑：对“十七年” 性别话语建构与文学想像的思考	(67)
第四节 启蒙语境中的女权主义文学	(76)
第五节 缺失与寻找：女权主义文学的危机与女性 主义文学的生成	(113)
第二章 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上） (123)	
第一节 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生成	(124)
第二节 性别寻根与“黑夜意识”：翟永明等人的 女性主义诗歌探索	(135)
第三节 黑夜灵魂的舞蹈：残雪别样的女性	

表达	(154)
第四节 身体政治学：女性欲望的浮世绘	(165)
第三章 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下）	(184)
第一节 女性主义文学与个人化写作	(185)
第二节 破坏的狂欢：解构父权制社会文化秩序 与象征符号	(196)
第三节 建构的迷茫：钩沉女性精神文化谱系	(215)
第四节 逃离意识与语言迷恋：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中 的瓶颈现象	(233)
第四章 “女人主义”文学思潮	(239)
第一节 “女人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	(239)
第二节 “女人主义”文学思潮的衍变	(258)
第三节 “女人主义”文学思潮的叙事形态	(264)
第四节 敞开的极限：“女人主义”文学 思潮论	(298)
余论 建立辩证的女性文学观	(315)
参考文献	(337)
后记	(342)

导论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的基本状况

第一节 女性文学思潮与性别话语的叙事建构

作为一个女性，虽然我更喜欢以飞扬的文字和灵动的闪念来进行讨论，但“女性文学思潮”这个词组决定了我的讨论不可能是感性的。这不仅是因为思潮本身所具有的理性概括的特征，也是因为对它进行限定的“女性文学”，本身就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概念。我曾试图回避对概念的界定与厘清，直接行文，然而，我发现，对概念界定的本身就是对这一事物的认识、态度和判断。我无法回避。特别是现在，当女性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学科化、理论化的要求愈益迫切之时，重新辨析、厘定概念，摸清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就显得尤为重要。

“女性文学”是当前研究界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但作为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范畴，第一次是在 1984~1988 年间，另一次是在 1995~1998 年间。两次争议的共同之处在于人们都希望对“女性文学”的内涵有一个确切的表述。80 年代的那次争议，形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就是对“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做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内涵侧重的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狭

义”内涵强调的是作家的性别以及特定的“女性风格”和“女性意识”。在 80 年代启蒙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女性文学”这一范畴的讨论是被限定在一种关于“人”、“人类”的抽象想象中的，女性文学的差异被视为“人性”修辞的一部分，针对的是民族国家内部以“阶级”话语建构的主体想象，并没有明确的反父权和男权的意识。^①

90 年代以后，批评界开始自觉地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并以此为参照，重新规范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特别是北京 95 “世妇会”后，与国际化接轨的内在动力使批评界再次掀起对“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界定的热情。各大期刊包括一些权威学术刊物，像《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文艺评论》等纷纷开辟“女性文学”专辑来进行讨论。虽然还是有怀疑与追问，并且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比如赵勇认为女性文学是个没有内涵的外延，是个空洞的身份，是个无物之阵。^②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是怀着建构的热情，对“女性文学”的内涵进行新的限定。王侃认为“‘女性文学’是由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并以与世抗辩作为写作姿态的一种文学形态，它改变了并还在改变着女性作家及其文本在文学传统中的‘次’类位置：它对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既介入又疏离，体现着一种批判性的精神立场”。^③王侃对“抗辩”姿态和“批判”精神的强调并未脱离一种在启蒙语境中产生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它来界定某些特定阶段的女性文学的内涵是合适

① 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 年第 6 期。

② 赵勇：《怀疑与追问》，《文艺评论》1996 年第 6 期。此文后又再次刊发在《文艺争鸣》1997 年第 5 期的“女性文学专辑”中。

③ 王侃：《“女性文学”的内涵和视野》，《文学评论》1998 年第 6 期。

的，但是它不能涵盖在后现代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新的女性的文学，王安忆的《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等有多少“抗辩”与“批判”呢，但你能说它们不是女性文学吗？更不用说一些年轻的女性作家，像魏微、卫慧了。因此我认为王侃的定义有些窄，并且也过于拘泥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而对中国女性作家自身的传统不够重视。刘思谦则认为“女性文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现代人文价值内涵的女性的新文学。^① 她试图以现代性来限定“女性文学”的内涵，且不说“现代性”的复杂和多义，“现代性”本身并不能必然带来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因此以“现代性”来限定“女性文学”的内涵，我认为是不妥的，当然，可以用“现代性”来区分古典女性文学和现代女性文学，也可以考察女性文学中的现代性，但是以“现代性”来界定“女性文学”，会忽视女性文学中的民族性，即中国女性文学自身的发展传统。应该说，90年代中期的这场关于“女性文学”概念的界定并没有达成共识。2003年的“大连会议”上，人们再次无法回避对“女性文学”的界定，但是却依然纠缠在“女作家写的、写女人的、女性风格的、私人化的等等”。刘思谦在《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中引入“主体”概念，试图拓宽范围。她认为女性文学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言说主体的文学。^② 这个界定超越了长期以来在性别、题材、风格上对女性

① 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② 刘思谦：《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中国女性文化》3，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文学的限定，但是“以女性为主体”指的是女性作者的主体呢，还是女性形象的主体或者两者兼有呢？“主体”的概念与“现代性”一样，也是复杂多义，并且女性一直为主体地位的获得而努力，以“女性主体”界定“女性文学”，最后又会把女性文学限定在了女性主义阶段。不过，从定义“女性文学”的趋势来看，范围是越来越宽，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对“女性文学”作宽泛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对女性文学的内涵不宜做固定和过细的限定，因为女性文学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展开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这个概念到现在，它就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并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即使是新时期之前，也并不是不存在女性文学或者只是像一些人狭隘设定的“过渡阶段”、“准女性文学”阶段，只不过是女性文学在特定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一种极端的表达。固定细致的界定只会把女性文学的范围限定在一个狭小的时间和空间中，不利于女性文学和研究的发展，宽泛的理解倒有利于女性文学和研究本身。但是，该宽泛到什么程度？女性文学的边界在哪儿？一切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讨论的起点。

戴锦华的观点也许能提供给我们一种宽泛的思路。在她看来，女性文学在呼唤并要求着两个东西：一是性别立场，一是文学。两者都不可或缺，但也不能简单地互相替代与等同。^①性别立场和文学在她这里是界定女性文学的两个标准。对我而言，戴锦华提到的性别是女性文学的一个有效的边界。当然，我们侧重点不同。戴锦华强调立场，立场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词语，现代汉语词典上这样解释：观察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

^① 戴锦华：《犹在镜中》，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位和所抱的态度，所谓性别立场往往只能是：或者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替女性说话或者就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为男性张目，用戴锦华的话就是“男性沙文主义的猪猡”。这其实还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前的阶级立场已经早已被证明是有缺陷的，今天我们再谈性别立场难道不会重蹈覆辙？我对性别的理解有两点：一点是对作者性别的限定，这点其实已经达成了共识。我再提女性作者对女性文学的限定是为了强调女性作者的意义。按照福柯的看法，“作者”不仅是一个名字，还是一种角色、一种功能、一种复杂的话语系统。第二点是性别对女性文学文本的限定。性别是一种关系和文化结构。琼·斯科特在《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中把性别的定义分成两大部分：一、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二、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它不仅是权力形成的舞台，还是维护权力永久的方式。社会关系的变化与权力关系的变化同步运行，但变化的方向不尽相同。^① 琼·斯科特是从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相互联系中来定义性别的。她认为性别的使用强调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包括性，但不直接受制于性，也不直接决定性关系。伊夫林·福克斯·凯勒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性别的。她认为性别是组成男女之间社会和性关系的文化结构。^② 具体到女性文学而言，性别关系和这关系所隐含的文化结构和权力关系是女性文学文本的表达内容。因为女性文学是文学，是一种话语系统，它反映现实，

^① 琼·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8页。

^② 伊夫林·福克斯·凯勒：《性别与科学》，《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第178页。

但它“并不为了追求现实性而表现”，文本中的现实是虚构和想象的，是“虚构与现实的混合物，是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之间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①所以，女性文学只能是关于性别关系的一种虚构性想象与叙事。这样，根据戴锦华提供的两个标准，我们可以对女性文学进行宽泛的定义：女性文学是女性作者关于性别关系的想像与建构。性别关系既涵盖男女两性之间也涵盖同性之间的关系，甚至也包括女性自身，因为性别本指女性。性别既可以是社会关系也可以是文化象征和文化结构。女性文学既可以是对现实性别关系的反映，也可以是一种新的性别关系的想像。这样，女性文学的范围就大大扩展了，它可以涵盖当代中国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无疑，这样的限定有利于我们考察不同时代的性别想像。

中国当代的女性文学从凸显到高潮，已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横跨了两个世纪，其间，出现了诸种形态类别，像“妇女文学”、“女权小说”、“女性诗歌”、“女性主义文学”、“女性写作”、“身体写作”、“美女写作”甚至所谓的“下半身写作”等。单纯地看某种形态类别，特别是最近出现的一些，我们很容易发现它的异质性，震惊地把它们打入“另类”之中，而看不到它之所以出现的必然性，无法更好地进行解释。我倾向于把它们看做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转递变延的一个整体，将其作为女性在中国当代深刻的历史变革中不断地寻找文学、寻找自身的一个思潮来认识。各个部分与表现形态不过是“从无边

^①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